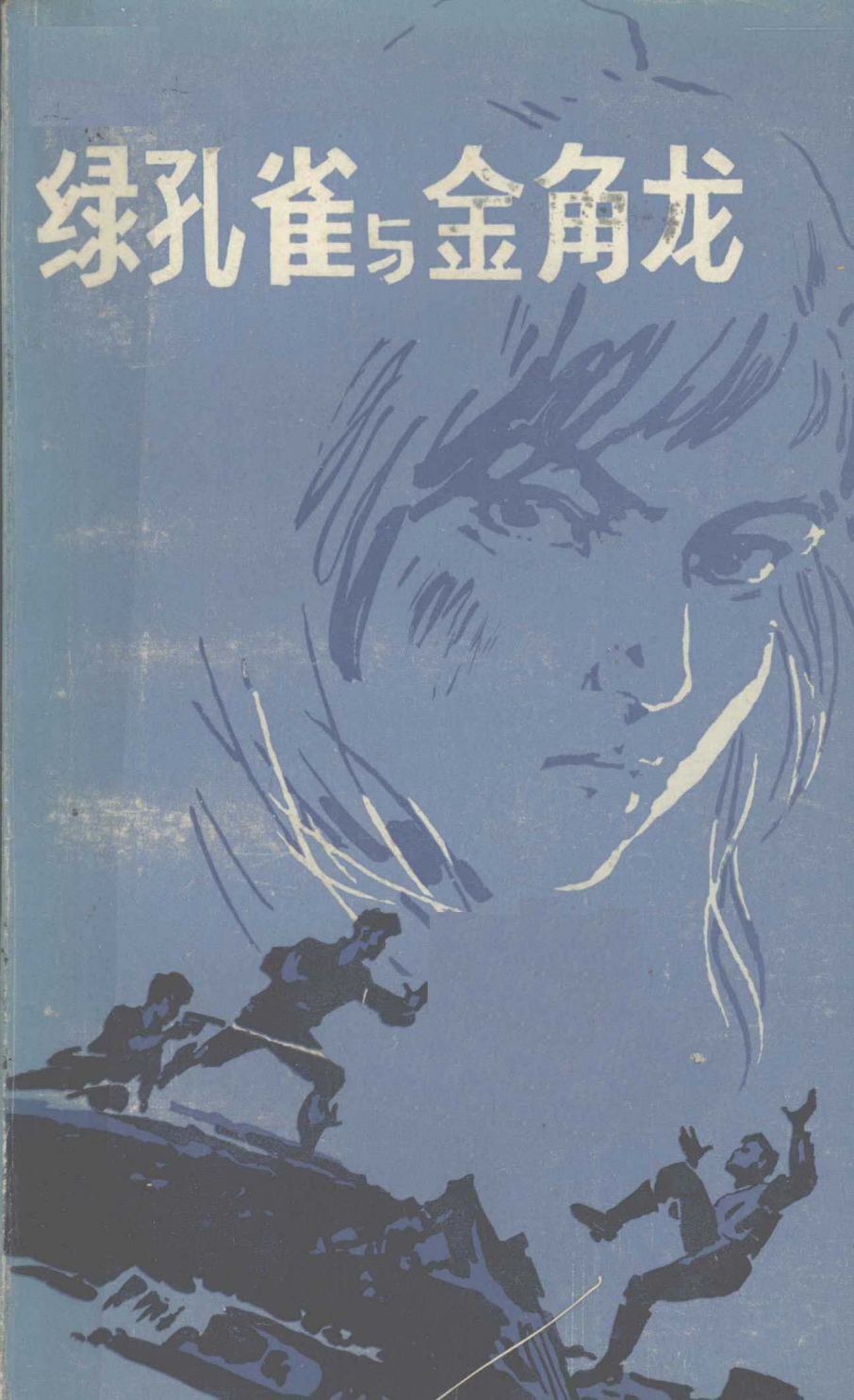


绿孔雀与金角龙





绿孔雀与金角龙

辛 勤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李晓峰

封面设计：李景芳

插图作者：万强麟

绿孔雀与金角龙

辛勤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95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400

书号：R10114·213 定价：0.70元

内 容 简 介

粉碎四人帮初期，南疆边寨仍处于动乱之中。傣族老歌手庄波的死因尚未查清，他的女儿又忽然失踪。正当风云变幻莫测之际，一个神秘的西装客，象幽灵般地盯上了庄波的儿子——傣族小歌手岩相……

神话般迷人的凤尾竹林里，闪动着刀光剑影；十年动乱后的傣族村寨中，一刹时人妖难分。“四害”余孽内外勾结，妄图将岩相诱逼出境；傣族侦察员神机妙算，保护小歌手免遭劫难。

布罗网，除群魔，正义必胜，
邪恶必败；救亲人，洗沉冤，庄波
昭雪，姐弟团圆

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惊险的情节，展现了南疆边寨的斗争生活，描绘了傣族儿童纯朴美好的心灵，以及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历程。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难辨的渡口·····	3
第二章	刻着绿孔雀的短笛·····	20
第三章	斩断笛声的暴雷·····	35
第四章	一个诡秘的信号·····	52
第五章	应该有一把金钥匙·····	69
第六章	侦察员的眼睛·····	100
第七章	难忘的三碗水·····	120
第八章	苦难是滋养人的·····	141
第九章	紧急收拢的大网·····	154
第十章	盛开的风雨花·····	178

真正的歌，

是从心里唱出来的。

——一位歌手的话

廣西五真

我來出書為何人

百韻千言——

第一章

风云难辨 的渡口

黎明时分的敦宏渡口什么也瞧不清。天地都象在做梦，昏昏糊糊，影影绰绰，一切都笼罩在密不透风的浓雾里。只有声音是遮不住的。从江那边的缅甸境内，传来几声特别轻，特别柔的鸡声：“茶花——两朵！”“茶花——两朵！”鸡声叫过之后，各种各样的鸟声就特别耐人寻味地一声赶一声地呼应上来了。

“苦——，苦——，离乡苦——苦！”

“姐姐！咕咕。姐姐！咕咕。”

“归，归。快归，快归，快归！”

“叫你尝尝，叫你尝尝……”

尝什么，鸟儿是不肯挑明唱的。但是，听着它们的独唱、二重唱、大合唱，站在渡口等待接客的人，都止不住心里一阵阵酸，一阵阵辣，酸辣酸辣，直想流眼泪。

在鸟声中，雾气开始透亮了。江上好象挂了很多灰濛濛的幕帐，一层层揭开，一层层卷起。江岸墨绿墨绿地托出来了，江水哗啦哗啦地翻滚着漩涡，江对岸的凤尾竹林露出了几丝儿灰青灰青的剪影。风，不知不觉地醒来了。它象一个调皮的孩子，裹着半透明的雾纱，在灰白灰白的江涛上打滚。晨光开始调弄着新的色彩，深灰中抹上几笔淡白，淡白里揉进一些橘黄；紧接着，泼上粉红，染上金光四射的一片，使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明朗起来，艳丽起来，活跳跳地动了起来。

“开船罗——！”

江对岸一声呼叫，霞云里便传来了“哗哗”的桨声。但是，还不等人们看清船影，风云又发生了变化。象有一支无形的巨笔，胡乱饱蘸了阴冷的颜色，哪里亮就往哪里涂抹，一忽儿又使天地陷入了迷迷濛濛的深渊。这时候，鸟声没有了，桨声也听不到了，整个世界似乎凝固起来，只有人们的心还在不肯止息地跳动。

一种奇异的现象出现了：由于迷雾飞渡的方向与江水流动的方向相反，当风儿又刮起来的时

候，那从境外渐渐靠拢的木船，便象是从深重的云山雾海里挣扎着飘过来的，而不是从江面上划过来的。人们身不由己地往江边靠拢，都想尽快发现坐在船上的亲人。

船上的人，神情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摆出一副奇货可居的架势；串亲戚的，翘着脑袋眺望，希望有亲朋好友到江边来接；一些人稳坐船心，谁也猜不出他们的身份，料不定他们的企图。老艄公站在船尾，双手握着两头都有桨叶的柚木长竿，象水鸟扇动长长的翅膀那样，很快就让船头抵着了岸边。“澎！”江岸微微颤抖了一下。

接客的人都奔到岸边来了，扬手呼叫，抢挑竹担，嘻嘻哈哈发出一阵欢笑。傣家人是爱唱歌的，拉住久别重逢的亲友，有人敲响象脚鼓就跳起来。这时，雾气重新散开了，太阳把千万杆金标枪投进了密密的竹丛，天空变得象浸过水的蓝宝石一样明净。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是瑞丽江畔的姐甸坝子，刚刚从漫长的恶梦中苏醒过来的日子。但是有人想唱，一时还张不开喉咙；有人想跳，一时还甩不开脚手。各式各样的谣言象打摆子的病毒一样，还能使不少人的心一忽儿发热，一忽儿发冷。

看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米涛（老婆婆）吧！她手

里捧着一个长脖子雕花陶罐，从陶罐里拿起一枝嫣红的野樱花，正准备蘸着清清亮亮的水珠，给归来的儿子、儿媳、小孙孙祝福时，却左瞧右瞧，不见自己的儿子、孙子下船来。

“人呢？”她问一脸苦笑儿的媳妇。

儿媳妇瞧瞧左右，压低声音说：“我今天先过来瞧瞧。江那边传说，凡是前几年跑出境去的，回来都要挂上‘反革命’的黑牌蹲监。”

“蹲什么监？扁嘴鸭子关起来了，姐甸坝子的沟水都变清了。”

“再看看吧！天上的风云，谁辨得清呢？”

老米涛把野樱花丢了，把雕花陶罐里的水倒了。她抬起泪濛濛的双眼，望了望浩浩荡荡的瑞丽江，没有再说什么，和儿媳妇走了。

这时候，渡船过江去了，渡口上只站着一老一少，两个互不相识的人。

二

两个人，一个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他穿着一件天蓝色披领尼龙短衫，打着白布包头，赤着脚，正用两个脚拇指拱着江岸边的灰白色的沙土。他手里拿着一束红艳艳的野樱花，因为没有接到久已渴望的亲人，正神情沮丧地把花瓣揪下来，



一片一片丢到江水里去。江水轻轻地滚动着，一会儿便吞噬了他的花瓣，转几个圈子，又在不远的地方把花瓣全吐出来。灼亮的光波撩拨着他的眼睛。他低着头，眼睛里也漾起了晶亮晶亮的漩涡。

另一个人，站在离少年十多步远的地方，是一个买卖人打扮、披长发的西装客。他手里提着

一个黑色人造革大提包，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镜，象要问路似地慢慢靠拢少年人。但是到了少年跟前，他又把话咽住了。他摘下眼镜，眯缝着一双泪囊浮肿的豆芽小眼，把少年上下打量了一会。他围着他兜了个圈子，象大狗熊碰上小刺猬似的，想咬几嘴又下不了口。

少年人看到一个人影移近自己，机警地抬起头来。他脸颊清瘦，鼻梁标直，由于过早地懂得思念和挂牵，深深的眼窝里有一圈淡淡的黑晕。他的眼睫毛出奇地长，抬眼看人时，一闪一闪的，显得又有心计，又多疑。他最近象是丢了魂魄似的，特别不爱搭理人。当他用眼角把靠近他的人看清之后，更把那张嘴闭得象焊接过一样紧了。

“龙宰(小男孩)，你是在等人吧？”西装客开口问。

那少年好象没有听见，把手里已经变得光秃秃的花束往江里一扔，便旁若无人地走开了。

西装客站在原地不动。他估计他走不多远就会回头看一看看他的。但是他估计错了，那少年一走不回头，而且很快拐进了一片竹林，消失了。西装客哪里肯放？他拎起提包就追，追进竹林，不见人影，又穿过林子，来到一片甘蔗地边。他看见那少年穿过蔗地，进了一片密密实实的老榕树林，便穷追不舍，象野猫子撵山雀一样扑上前

去。

西装客追到榕树林子的边沿，忙把脚步刹住了。他发现那个少年站在林中的一个长条形小土堆前，默默地埋着头，陷入了他那个年龄还不应有的幽思。

不一会，少年抬起头来，盯着林隙中间眨着亮眼的点点阳光，唱起赞哈调来。他的声音低沉、悠缓，每一句都浸透了动人心魄的感情。

地上的小草有自己的阿妈，
没有阿妈它怎能发芽？
水里的鱼虾有自己的阿爸，
没有阿爸哪里有它？
只有岩相没有阿妈，
只有岩相没有阿爸；
有个阿姐也不在身边，
日月星辰都说不清她在哪！
孤独的孩子吃饱穿暖都不会笑，
就象浇透春雨的石头开不了花……

少年人刚刚唱到这里，发现渡口相遇的西装客进了林子，便象扯断蛛丝似的，把歌声咽回心里去了。西装客害怕少年人走开，忙上去拦住：“不要走，我有话告诉你。”

“我不认识你。”

“可我认识你。你叫岩相，是四海闻名的庄波歌手的儿子。”

岩相的身子不易觉察地颤动了一下，脚拇指拱进沙土里，没有应声。

“你阿姐不能来了。”

岩相猛地抬起头来，象有一根无形的鞭子抽了他的心。他嘴唇哆嗦着，两眼现出无比凄苦的神情。

“不过，你不用着急。她托我过江来看你，给你带来了不少好东西。”

西装客做出要拉开提包的样子，但是发现岩相又恢复了冷漠的神情，便停住了手。

“你不相信我是对的。这些年，你们挨共产党——哦，不！挨‘四人帮’整苦了。一会儿‘四大’，一会儿‘九大’，弄得儿子不相信老子，老子不敢跟儿子在一个锅里吃饭。这都难怪啊！不过，今天你应该相信我——”

岩相突然瞪圆眼睛，象要投放标枪一样盯住西装客：“你知道我阿姐叫什么名字？”

“依娟。”

“她最喜欢什么花？”

“野樱花。”

“她身边有一件什么最心爱的东西？”

西装客只是笑，不吭声。岩相认定他回答不出，哼一下鼻子，转身就往林子外面走。世界上有千种人，万种人，他最恨的就是做假的人。他料定西装客是这样的人，就不愿再理睬他了。鸽子是不喜欢跟斑鸠混在一起的。斑鸠缠住它，它就要高高起飞。

“我叫多罕金！”西装客看见岩相真的要走，急得叫了起来。“以前，我在姐甸住过，跟你阿爸还是好朋友。你阿爸被害死之后，是我护送你阿姐过江去躲避的。我们一直在一起……”

岩相站住了，但是不愿回头：“她托人告诉我今早过江来的，为什么不来呢？”

“她有顾虑，我也不放心，外头的传闻多得很呀！”

“哄人！”岩相说着又要走，多罕金急忙奔上前去，把他拦住。

“孩子，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遭人误解。你相信我吧！噢，你看我留着长头发？在江那边，男人都是这样，你别奇怪。”

“谁奇怪了？”

“不奇怪就好。岩相，你听我说，你阿姐太想念你了，她要我今天就带你过江去。”

“我不相信。”岩相说，“我阿姐不会叫我过江去的。她象长着朱砂眼的白鸽，飞出千里也会回

来。”

“好吧，你不相信，我就让你看两件东西。”多罕金刚要拉开手提包，突然看见有人走进榕树林子，忙住手说，“我们到江边的竹林里去吧！看了这两样东西，保证你要拿我当亲人看待。我在前头走，你在后面跟，不要走丢了。”

岩相目送多罕金走出一截，心里暗想：他的话有鼻子有眼睛，要挑毛病还真挑不出。阿姐怕是真有顾虑吧！这时候，谁没有顾虑呢？姐甸街上有人撒传单、贴小字报、造谣言，说什么北京上海在打大仗哩！“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可是他们有一万个兵团又上了井冈山。县城里，昨天还杀死了一个人。人们的心象捅开一半的蜂窝，还乱得很呐！那好吧，就跟着他到竹林里去看看那两样东西吧，只要阿姐真有消息，我就跟他过江去一趟！

啊，岩相是多么渴望见到阿姐啊！孤独的孩子连做个梦都是可怕的。以前贴着阿爸的胸口睡，做个梦不是跳上芒果树梢，就是飞上五彩云霞，采的是蜜果，追的是金孔雀。自从阿爸被人害死，阿姐不知去向之后，他一做梦就见下雨，就见打雷，就见血，象瑞丽江似的哗哗流淌的血！他太希望跟自己的阿姐团聚了，哪怕这种团聚只有针尖大的一点点可能，他也决不放弃。